



《猫鱼》微疵

◎刘景云

2021年7月,演员陈冲在《上海文学》开辟专栏,写下第一篇自传体散文《“一号人物”》,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共连载24次,近30万字。2004年6月,其散文集《猫鱼》由理想国隆重推出,引发持续热议。

但书中偶有微疵,如《我怎样才能理解他》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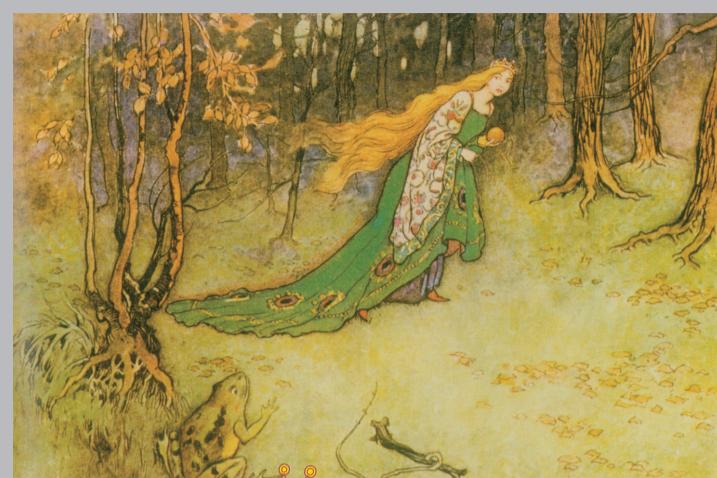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外公张昌绍就发现了吗啡的中枢神经镇痛部位,包括第三脑室周围和导水管中央灰质脑区。他认为吗啡在脑内作用的高度选择性,很可能是针对某种高度选择性、专一性的细胞组织的作用,并预测那将是药物作用原理的核心。但迫于科技条件的限制,他的想法只能停留在推测和想象。十年以后,西方科学家们发现了内源性吗啡样受体,那正是外公当年假设的那种细胞组织。

事实上,这一发现应归功于张昌绍的研究生邹冈。1957年3月,邹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成为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的研究生。有关吗啡镇痛作用部位的主要研究就是在他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做出来的。

在《思政铸魂·医学专业课程思政优秀案例集·基础医学分册》书中,有一节《吗啡镇痛的秘密》提及:

1959年,上海药物研究所胥彬和周金熙通过在小鼠脑内微量注射的方法发现,只需要皮下注射量的百分之一进行脑内注射就可产生明显的镇痛作用,说明吗啡直接作用于大脑。但吗啡究竟作用于脑内什么部位呢?邹冈和技术员吴时祥通过脑室插管,将微量吗啡注入清醒家兔的侧脑室,产生了明显而持久的全身性镇痛作用,而所需药量仅为全身静脉注射的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这一现象揭示吗啡很可能作用于侧脑室周围的脑结构。于是,他们进一步采用定向脑内微量注射以缩小药液分布范围,最终确定吗啡的镇痛作用部位在第三脑室周围灰质。1961年,邹冈在他的毕业论文中第一次阐明了这项科学发现。1962年,这项研究成果发表于《生理学报》。随后,他还发现在第三脑室周围灰质内微量注射吗啡的特异拮抗剂烯丙吗啡可以阻断吗啡的镇痛效应,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吗啡在脑内产生镇痛作用的主要部位,这一成果于1963年发表于《生理学报》。

邹冈的这项发现具有国际影响力。20世纪70年代初,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研小组正在进行电刺激产生的镇痛作用的研究,邹冈的论文使他们提出一个假说,即电刺激可能引起吗啡样物质释放,进而产生镇痛作用,这一假说又促使了科学家们寻找脑内的具有吗啡特性的化学物质。随着这类化学物质甲啡肽和亮啡肽的发现,机体调控疼痛的环路被发现。而随着其后阿片受体的发现,进一步阐明了吗啡的镇痛作用机制。



《青蛙王子》

插图选(2)

公主捡起漂亮的金球,高兴地逃走了。

沃里克·戈布尔 绘



“湖畔诗人”汪静之说谎

◎苏姝

《汪静之文集》所载致马蹄疾(原名陈宗棠)残信一通,谈到周作人《蕙的风》写序之事,“我于1921年分别写信给周氏兄弟二人,周作人过了几个月才回信,说他病了几个月,故迟复。我本来曾请胡适、周作人、朱自清三位先生替《蕙的风》写序。后来我的老师刘延陵自己提出要替《蕙的风》写序,就写信告诉周作人,序太多了很不安,请他不要写序了。直到前几年,有人来信,说发现周作人遗稿中有一篇《蕙的风》序。我从来不知道周作人已写好序文,如他已将序文寄来,我当然一定要印上去”。但事实确然如此吗?未必。

据周作人日记,1921年1月以来“因病未记凡五个月”,故汪静之何时去函求序,只得付之阙如。7月13日,鲁迅致函周作人说,“汪公之诗,汝可略一动笔”。“汪公”即鲁迅对汪静之的戏称,因其时年不过二十而已。虽然长兄殷切督促,但周作人忙着译书,直至9月15日方才空出手来“作汪君诗序一篇”,只是成稿或付邮于何时,均所未详。汪静之在收到周序之后,曾于1922年7月22日寄给意中人符竹因,并嘱咐道,“三篇序文,周作人一篇看后请寄回,余的不必寄来”,可见其珍视之程度,何以谎称“不知道周作人已写好序文”,令人费解。

1922年8月,《蕙的风》出版,封面有周作人题签,正文却无其序。周作人在9月26日“得静之寄《蕙的风》一本”以后,虽未在日记内就此变故有所解释,却在10月22日《晨报副刊》发表《情诗》,开篇便说“读汪静之君的诗集《蕙的风》,便想到了情诗这一个题目”,不知此文是否就是“有人来信”说的那篇周序?10月24日,《蕙的风》忽然受到胡梦华的指责,说是“多么轻薄,多么堕落”。随后周作人以“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为题撰文反驳,但汪静之竟把这篇“替我辩护”的文章误认作《情诗》,再一次地混淆视听,不知用意何在。



了不起的甲骨文

李右溪

台海出版社

甲骨文是国内目前最早的文字体系,定格了中华文明生发的早期现场。作者将甲骨文融入具体的场景、事件或人物故事中,还原了饮食、出行、婚姻、医疗等13个早期文明现场,与一些纯科普书相比,阅读门槛低、趣味性强。

制造消费者

[法]安东尼·加卢佐
广东人民出版社

现代社会,资本、广告与媒体彼此合谋,利用人的恐惧与渴望、认同与偏见,隐秘地掌控着我们的生活与思想;商品成了定义自我的核心工具,购物成了通往幸福的必经之路,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改造成消费的机器。

广州贸易

[美]范岱克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在清代的大部分时间,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作者揭开了所有参与者的日常生活,从引水人、买办、通事,到大班、行商和海关官员。作者对广州贸易体制的成功与崩溃进行了深刻反思,提供了重新理解鸦片战争起源的重要思路。

女人们的谈话

[加]米莉亚姆·泰维兹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围绕八个女人的秘密会议展开。为了让自己和女儿们免受更多伤害,女人们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做出事关命运的抉择:是留在自己唯一熟悉的地方,还是向未知的外部世界逃离?

梁实秋的一枚藏书印章

◎郝隆

谷林《饱蠹记藏》一文谈到购存的一部梁实秋藏书:《昭代名人尺牍》二十四册。他发现,“第四、八、十一这三册所盖长方形的三字章,末一字‘楼’极易辨识,谅是梁氏的斋名,却未尝前闻,偏偏上两个篆字又较难认,端详良久,始悟为‘饱蠹’”。谷林猜得不错,梁实秋确实有一枚印章,印文为“饱蠹楼”三字,但那原来是他的父亲的藏书印。

《雅舍小品》第四集里有一篇《图

章》,其中写道:“先君嗜爱金石篆刻,积有印章很多,丧乱中我仅携出数方,除‘饱蠹楼藏书印’之外尽属闲章。”不知道梁实秋的原稿或竖行繁体字本如何,我觉得这里的新式标点有问题,应该是“饱蠹楼”藏书印,而不是“饱蠹楼藏书印”。

梁实秋另有一篇《晒书记》,收录在《秋室杂文》里,文中也提到这枚印章:“每晒一次书,全家老小都累得气咻咻然,真是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



见有衣鱼蛀蚀,先严必定蹙额太息,感慨地说:“有书不读,叫蠹鱼去吃也罢。”刻了一颗小印,曰“饱蠹楼”,藏书所以饱蠹而已。我心里很难过,家有藏书而用以饱蠹,子女不肖,贻先人羞。”

正像“雅舍”原是梁实秋与吴景超、龚业雅合租的宿舍,而非他个人的室名;“饱蠹楼”也是他从父亲那里承袭的一枚藏书印章,而非梁实秋自己的“斋名”。